

超級言情武俠精品系列

銷魂少俠

卧龙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少侠令狐欧阳出世时，父母皆被恶人所杀。十五年风风雪雪学艺练就一身好武艺。欧阳一次与恶人搏杀中受伤被少女柳小姐相救，两情相怜，爱慕终肠，猛然中获知其女的爷爷是杀父仇人。爱也恨，恨也爱，情绵绵，意切切，说不清爱憎谁长，淫血两飞，道不尽人间苦辣酸甜。一场血战，没有杀死柳小姐的爷爷，确中了他人圈套，恰巧龙船大会，群雄比武，真相大白，一切恩怨分明。邂逅后爱怜倍至，难得消魂十分……

一个令武林 ~~轰动~~ ~~震惊~~ ~~云云~~ 出世……

意想不到结局，~~起而~~ ~~不救~~ ~~他的~~ 结果。

此书悬念迭出、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

乃一部不可多得的武侠奇葩。

楔 子

空旷山峰中，只闻一声大“吼”，轰的一下地动山摇，“无影鬼手”踉跄退了七八步，还没站稳，令狐欧阳一掠而上抓住他的右臂轻轻一抖，只闻“咔嚓一声”，“无影鬼手”的左臂齐肩折了下来。令狐欧阳又抓住他的右臂，大声道：“老魔，你没有想到今天吧？”

“无影鬼手”想当年是何等功力，旷世罕见的搏斗谁是敌手，而今在“玄玄手”的绝学之下，在“阴阳一刀”震慑下他大汗淋漓，面色大变。

“小子，老夫即栽到你的手上，无话可说，给个痛快吧！”

令狐欧阳厉声道“老魔，今天杀了你，你认为冤枉不冤枉？”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小子别消遣老夫，快快动手！”

“你这老魔手毒心黑，奸淫多恶，留在世上也是残害生灵，我就成全你吧！”

令狐欧阳正要下手，突闻“恨世太保”沉沉喝道：“小子且慢动手！”

“难道前辈要为他说情？”

“是否要杀他？”

“晚辈无取死之意，只是再卸他条左臂，饶他狗命而已！”

“武林之人如果都像你这样宽恕待人，永无纷争，既然如此，老夫借他左臂就是了！”

此言一出，众高手，黑白二路英雄都一愣！这臂怎么借法？又怎么借人？

令狐欧阳道：“前辈怎能借他一臂？”

“恨世太保”长叹一声道：“老实告诉你，昔年秘笈之事，老夫也曾参与，这些年来闭门思过，也是老身毕生奇耻大辱，想来你无意杀死老魔，仅取他两臂，老夫也赔上一臂，以赎其罪吧！”

令狐欧阳道：“前辈万万使不得，你对晚辈有过大恩……”话没说完只听“咔嚓”一声，“恨世太保”右臂向左臂一搭，硬生生折下左臂，往地上一掷，令狐欧阳放开“无影鬼手”想救却来不及了，只见“怪世太保”和“无影鬼手”以仅有的一个左臂，一个右臂接在一起，纵声大笑。

……

令狐欧阳望着他们，望着山岗上那帮各路武林高手们深思不解，“叹！”世上事情真怪，明明都恨他而要杀死他时，确又能同情恻隐之心……

“叹！”我那两个爱人呢？她们是死？是活？令狐欧阳手执“阴阳一刀”挥上天空，“走！去寻我那爱妻去”，他多情的眼睛里溢出欢乐的泪花。那少年时回忆又浮现眼前……。

目 录

第一册

楔 子	(1)
第一章 戏谑取乐	(1)
第二章 练艺恋秋波	(18)
第三章 苟活偷生为复仇	(36)
第四章 为美人？为父仇？	(59)
第五章 恩怨牵缠	(79)
第六章 见美女消魂意更浓	(96)
第七章 风情种种失贞节	(114)
第八章 洞庭龙船显英豪	(130)
第九章 羞愧无颜两童贞	(148)
第十章 谁是丑男丑女	(163)
第十一章 催眠秀士	(180)
第十二章 二女争宠	(194)
第十三章 纹身裸人	(214)

第一章 戏谑取乐

一群童孩个个仰首天空，望着飞翔天空的各式各样的风筝。

有黑色的苍鹰，彩色的蝴蝶，白色的仙鹤，和紫色的巨大蜈蚣。

所有的儿童都望着那只蜿蜒于高空的大蜈蚣，脸上泛出惊奇、羡慕和妒嫉之色。

那个牵着巨大蜈蚣风筝的童子，年仅弱冠，面如傅粉，剑眉飞鬓，星目隆准，神态倜傥，翩翩不群。不过，却有一脸病容，他孤伶伶地坐在一边，不与其他儿童为伍。

突然，其中放苍鹰的童子重重地哼了一声。他看看自己的风筝，不论色彩和式样与别人的相比，可以说是相形见绌。

尤其，和那只巨大的蜈蚣比较起来，更是黯然失色。同时，他一看那个放蜈蚣风筝的孩童，单独在一边，不与其余的童子来往，显然更不屑与他们为伍之意，不由三角眼一瞪，立即有了主意。

他跑到那些童子之间，两手叉腰大声道：“你们看到没有？这小子简直是‘城门楼上拉屎——好高的眼’。根本瞧不起咱们！”

其余的童子经他一提，也感觉忿忿不平，同时向那放蜈蚣风筝的童子望去。只见他坐在一块大石之上，望着山坳出神。

那个三角眼的童子好像是羊栏之驴，存心想起带头作用，拣起一块小石，“当”地一声，向蜈蚣风筝的线上掷去。

别看这三角眼的童子只不过十五六岁，但掷出的石块竟带有震耳的风声，而且奇准，眼看着就击中那风筝的线。

一条三四丈长的大蜈蚣风筝，飞翔于高空，力道是非常大的，只要那块石头击中了线，非被切断不可。

就在石块与线相距约三寸之时，那个落寞的童子两手向上一沉，那块石头立即飞出数十丈之外，没有击中。

那三角眼的童子怔了一下，大声道：“这小子不是卧龙岗附近的人，哥们儿！咱们非把他的蜈蚣弄下来不可！”

一群童子立即围拢过来，每人都拣了一块石头，作势欲掷。

那个落寞的童子站了起来，从他那冷静的神态看来，他是没有把这些顽童放在心上的。

那个三角眼的童子大声道：“我喊一二三，大家一齐出手，这一次定要砸断他的线！”

“一！”

一千顽童都扬起手，作瞄准之势。他们这时只感觉这只大蜈蚣风筝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和威胁，却没有想到受那三角眼的童子指挥，去欺侮一个孤伶的童子乃是不当之举。

“二！”

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一下子砸断那根线，能看着大蜈蚣飘荡，飞了数里之外，能看着那个骄傲的童子痛哭，然后再接受那三角眼的童子夸赞一番，心里才觉高兴。

“三！”

七八块石头带着劲急的风声，飞向那根粗线，而在此时，那个三角眼的童子，却冷笑一声，手一斜，对准对方的面部，掷出一石。

那落寞的童子没想到他会以石击人，当然也不愿被切断那线，他要闪避线上的石头，更要闪避面门的石块。

他两手左右高低快速的移动，而且一偏头让过击向面门的石块，就在此时，那三角眼的童子以闪电之势，又掷出一块石子，只闻“刷”的一声，白线即被砸断，眼看着那蜈蚣风筝凌空蜿蜒飞去，消失在山坳丛林之间。

一千顽童立即爆起幸灾乐祸的欢呼，同时，也都以敬佩的目光望着三角眼童子，其中一个大声道：“章樵大哥果然身手不凡，来！我们庆贺一番……”

一千顽童把风筝拴在树干上，然后把章樵抬了起来，卧龙冈上响起一片猖欢之声。

突然，那落寞的童子剑眉一挑，拣了七八块小石，大喝一声，道：“你们砸断了人家的线，很高兴是不是？”

章樵怔了一下，好像没有想到这个孤伶伶的童子敢对他的这样讲话。他从一千顽童的手上跳了下来，三角眼一瞪，道：“为什么不高兴？难道你小子敢反抗？”

其余的童子也是都一挺胸膛，大声道：“对呀！风筝跑了该你倒霉！难道你不服气！”

那落寞的童子冷哼一声道：“假如我切断你们的线，你们也能这样高兴么？”

“你敢切我们的线？”一千顽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异口同声地道：“你大概没有听过章樵大哥的名头吧！”

那落寞童子轻轻一晒，道：“一个‘死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

章樵仰天大笑一阵，他极力学着大人的样子，手在腰上拍一下，迈着四方步向落寞童子逼近。

那落寞童子道：“刚才你笑声最大，我现在要看看你能不能哭出声音来……”

他语音未毕，扬手抡出一块小石。

章樵回头一看，那块小石并未切断他那苍鹰风筝的线，却顺着风筝的线，笔直射向空中的苍鹰。

那苍鹰风筝少说也有几十丈之高，而且在空中动荡不安，这石子的力道异常之大，但更绝的是顺线上升，始终未离开那条线，好像被线吸住似的。

一千顽童只感觉好玩，一齐拍手大叫，但章樵却不禁面色一变，只闻“噤”的一声，那小石到达苍鹰风筝身边，力道仍然未衰，竟将分叉处的线切断。

那只苍鹰风筝立即折翅翻滚，飞出一里之外，挂在树梢之上。

章樵大喝一声：“不要吵！”

一千顽童立即噤若寒蝉，只见章樵面色阴沉，干笑一阵，道：“看你刚才的手法，绝不是泛泛之辈，你是哪一派的？”

那落寞童子道：“你不配知道，也不配问我！”

他又对其他的童子道：“本来我想把你们所有的线都切断，但因你们都是一些可怜虫，你们没有主张，只听命于人，做错了事自己也不知道！”

章樵不由大怒，挽起衣袖，厉声道：“来，来，来，小杂种，我章樵今天非把你打成扁不成！”

那落寞童子镇静如恒，晒然一笑，道：“姓章的，你根本不是我的敌手，我劝你以后不要仗势凌人，须知像你这种身手，可以说车载斗量……”

章樵大吼一声，一个“饿虎扑食”，迎面而上，随即招式一

变，一式“倒撵猴”，招至中途，又改为“十字摆莲”，两拳带风，幻化三招，猛捣落寞童子上中盘。

那落寞童子闻风知响，微微一震，看出对方是太乙一派，不由冷然一笑，斜闪三步让过一击。

章樵以为对方示怯，得理不让人，欺身再上，又是一式“班拦捶”。落寞童子再退两步，章樵又变招为“揽雀尾”，独袭对方的末台要穴。

落寞童子轻身一闪，剑眉一扬，道：“我们无怨无仇，你竟然下此毒手，难道你还不知难而退？”

章樵一连几招都被人家轻易闪过，已知遇上了高手，但他一向颐指气使，在这一群顽童之中高高在上，今天如果落败，那些顽童必然轻视于他，所以他咬紧牙关，绝招尽出，狂攻不已。

落寞童子道：“这是你自讨苦吃，可别怪我……”

言毕身形疾摇，两腿齐飞，只闻“嘭嘭”两声，章樵踉跄退了五六步，两臂已经脱臼。

一群顽童见章樵受挫，一个个不由的泄了气，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章樵大喝一声道：“你们呆着干什么？上啊！”

一群顽童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乱打一通，其中只有两三个略通武功，但却破绽百出。

落寞童子不想伤这些乌合之众，疾退到一丈之外，道：“你们不是敌手，不必自找晦气！”

章樵大声道：“你敢在这里等我么？”

落寞童子道：“我等你干什么？”

章樵道：“回家找我哥哥！”

一群顽童一齐大笑起来，章樵厉声道：“好啊！你们竟敢对我这样无礼，看我会饶你们才怪呢！”

那些顽童都尝过他的手，没不由激灵灵打一寒颤，再也不敢出声。

落寞童子本来不愿多事，此刻一想，这小子分明仗势欺人，这此童子都不敢惹他，我何不给他一点教训，也好挫挫他的锐气。

他立即沉声道：“好！快去快来，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仅能等你半个时辰，过时不候！”

章樵哼了一声，疾掠下冈而去。

落寞童子扫视一千顽童一眼，道：“你们为虎作伥，难道不觉丑？”

一千顽童面面相觑，要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呐呐而止。

落寞童子知道他们有话不敢说，立即大声道：“你们怕什么？有我在此，他哥哥来了也没有用！”

其中一个童子道：“你不知道，除了他哥哥之外，他家里还有更厉害的人物！”

落寞童子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那童子道：“除了他哥哥，还有一个叔叔和他哥哥年纪差不多，但武功却比他哥哥厉害，至于他爹爹更是……”

那童子不敢再说下去，互相交换眼色，一哄而散，不一会工夫，走得无影无踪。

那落寞的童子知道章樵一家人定是附近的地头蛇，横行无忌，但他却没放在心上。

一阵衣袂矿空之声传来，只见章樵跟在两个中年人身后，疾掠而至。其中一个两耳招风，耸颧削颊，三角眼中射出黄澄

澄的光芒。

另一个身材高大，一头卷发，扁脸凸目，面如血，身背一个巨大的太乙环。

落寞童子面寒凝霜，泰然不惧，与身背太乙环的中年人四目相接，目不稍瞬。

章樵指着落寞童子道：“就是他！”

身背太乙环之人冷哂一声道：“小子，你是何人门下？”

落寞童子知道此人定是章樵的叔叔，本想以礼相见，但见他不可一世之态，立即打消此念，道：“在下门派不便相告！”

身背太乙环之人微微一怔，立即沉声道：“你知道我是谁么？”

落寞童子从那个太乙环已经知道他的身份，是太乙门的二号人物，也就是说“太乙二绝”老二“太乙环”章永恭。

另外一个中年人，一定是章樵的哥哥“太乙追魂”章渔。

落寞童子淡淡的恭冷笑一声，对“太乙追魂”道：“渔儿，把他拿下！”

“太乙追魂”杀人害命像吃蜂蜜似的，他和弟弟章樵，在附近一带无恶不作，没有一个人敢瞪瞪眼或皱皱眉头。

他一掠上前，站在落寞童子约五步之处，道：“小子，你有遗言没有，须知我章渔只要动了杀机，没有一个能逃过我的手心！”

落寞童子一看他那阴险的神态，微微变了面色，就动了杀面，道：“你平生之中杀了多少无辜之人？”

章渔哈哈狂笑道：“哪个管他有事无辜，只要大爷看不顺眼，就送他上路，如今计算起来，男人约百十个，女人也有七八十，未满十岁的小孩大概总有五六十个！”

落寞童子俊目暴睁，厉声道：“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句话？”

章渔冷笑道：“我章渔杀人永不偿命，欠债永不还钱……”

“太乙环”冷峻地道：“渔儿，你还跟他罗嗦什么！”

章渔闷声不响，攻出三招，招招运出了十二成真力，狂飚挂山，逼起沙尘扬空，力能撼山摧石。

落寞童子暗暗吃了一惊，原来这章渔的功力比他弟弟高出很多，身法利落，出招狠毒。

落寞童子抱定杀他之心，出手就是绝招。只见他自地上拾起一段枯树枝，以枝代剑，“刷刷刷”攻出三剑，迅如鱼鳞密浪，带出一片悻耳啸风之声，竟将章渔迫退三步。

“太乙爪”不禁一震，章渔已经大喝一声，目中暴射凶光，再次猛扑而上，由拳变爪，五指如钩，锐风生啸，原来是太乙门的绝学之一——“太乙环”。

落寞童子恨透了他这一双爪子，因为数百个无辜之人，都死在这一双鬼爪之下，只见他枯枝一颤，幻出七八个小剑花，向一双爪子上削去。

“太乙环”骇然一震，道：“住手！”

但落寞童子杀机已起，哪肯收手，右腕一拧劲，疾展一招“石破天惊”，剑势化作万点流芒，震开对方掌势，身形疾飘五尺。只闻“嚓”地一声，章渔的左手齐腕折下，鲜血淋漓。

章渔立即倒退五步，额上青筋暴起，汗下如雨。

“太乙环”本来想问他的门派，因为他觉得这童子的剑术玄妙伦比，至大至刚，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力。

但他乍见章渔被削去一腕，从此残废，原想妥协之心立却云消雾散，狞笑一声，道：“小子，你既然不留情面，老子也不管

你是何人门下了！”说毕，两掌一错就要出手。

“且慢！”

落寞童子沉声道：“据说‘太乙环’为太乙派第二高手，一对太乙环上颇有点功夫，今天在下想见识见识！”

“太乙环”本有撒环之意，只是他尚顾及身份，既然对方叫他亮出兵刃，正是求之不得。

“呛”地一声，一对直径不下一尺五寸的钢环，嗡嗡直响，入耳惊心，环上泛出蓝森森的寒芒，分明淬有剧毒。

落寞童子微微一凛，道声：“有僭了。”神色肃然，枯枝一颤，踏中宫分心便刺。

“太乙环”冷笑一声，卓立不动，左环一翻，以环外的月牙利刃向枯枝上削去，只闻“当”地一声，两人各退一步。

“太乙环”低头一看，不由神色大变，凸目中射出骇人的煞气，原来对方的枯枝分毫未损，而他的太乙环上的月牙，却被震破一块米粒大小的缺口。

这魔头心里有数，就凭对方一段枯枝，就震得自己通臂奇酸，即使施出绝招，能否赢得此战，也是毫无把握。

他阴笑一声，道：“你小子自寻死路，可怨不得章某，接招……”

两环一错，上下翻飞。只见方圆一丈之地蓝芒耀目，寒气砭骨，而且招式凌厉，显然已施出看家本领。

落寞童子也不含糊，枯枝发出“嘶嘶”之声，以闪电之势攻出二十余招，只闻“叮当”之声不绝于耳。

“太乙环”攻出数十招，不由暗暗吃惊，心道：“这小果是高人门下，如今自己已隐泥沼之中，欲罢不能，不如杀之灭口！”

他大喝一声，将全部功力凝聚左手钢环的月牙之上，只闻

一声爆响，月牙立即自行炸裂，钢屑如雨，疾如电闪，四溅激射。

落寞童子不由大吃了一惊，展开“迷藏步法”，眨眼工夫，换了七八个不同的方位，就在他立桩未稳之时，一道劲风破空而来，他知道附近乃有人潜仗暗算于他，立即暴闪五步。

哪知破空之声总不离开他的四周，不由心胆皆裂，这才想起“太乙环”的绝门暗器“太乙鸳鸯环。”

他身形疾晃，双足一点，腾起四丈来高，正待横掠而下，哪知此种暗器霸道绝伦，只要是微风拂动，即随风跟踪。

落寞童子经验仍差，以他的轻功，若小心应付，当不会受伤，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这一疏忽，差点血溅卧龙岗。

他忽感左足踝上一麻，暗叫一声：“不好。”斜掠二丈，飘落地下，四下一看，除了“太乙环”章永恭和章渔、章樵之外，并无第四人出现，不由厉声道：“既能以鬼蜮伎俩暗算于人，何以不敢现身一见！”

“太乙环”冷笑道：“刚才是章某伤了你，你和何人说话？”

落寞童子心底不禁泛上一股彻骨奇寒，厉声道：“在下不是小儿，贵门以这种卑鄙手法暗算于人，真是……”

他打了个踉跄，感觉左腿麻木，似乎渐渐向上蔓延，不由吃了一惊。

“太乙环”狞笑一声，掠至落寞童子身边，扬起太乙环，迎头砸下。

“住手！”

一条纤细身影，翩若惊鸿疾闪出现。一声娇滴滴的声音，好像随风而来，语音未毕，已经在“太乙环”面前，盈盈一笑，道：“要想杀人灭口是不是？”

“太乙环”一见是个稚气未除的美丽少女，蛾眉如黛，秋水横波，瑶鼻樱唇，一身洁白罗衣，飘飘若仙。轻视之心立起，道：“你怎知我是杀他灭口？”

少女晶莹如水的双眸凝视着章樵道：“既然不是，你就放了他吧！”

这时章樵看到这少女手中拿着一个蜈蚣风筝，心神猛惕道：“他们可能是一道的，叔叔，别让她跑了！”

那少女似嗔似笑道：“你真会猜，我们确是一道的，你要怎样？”

“太乙环”看了少女一阵，他知道此女也大有来头，就看刚才的快速身法，恐怕不在这个落寞童子之下，立即阴森森沉声道：“这是本门的私事，请姑娘别管闲事！”

那少女柳腰一摆，道：“我刚才不是承认我们是一道的么？我和他既是一道的，怎能不管！”

“太乙环”瞪了章樵一眼，分明怪他嘴，使她有了借口，但姜是老的辣，一点不错，他一看少女的表情，知她信口开河，根本不认识这个童子。

他立即沉声道：“姑娘既然和他一道，一定知道他的门派和姓名了？”

少女微微一愕，美眸转了一阵，道：“他是老爷派之人，姓筱名祖宗！”

“太乙环”不由一怔，没听说过武柯有老爷一派，况且这名字也怪，怎听起来好像是“小祖宗”三字。

他一看少女的神色，知她故意揶揄他，不由杀机又起，道：“你既敢插手，一定是比这小子高明了。”

那少女低头一看，见那童子脚上沿出紫黑血渍，美眸连

转，忽然一指“太乙环”身后道：“看！有人来了！”

“太乙环”以为是那童子的师父来了，不由惊然一震，回头望去，那少女挟起童子，两条人影迅如流星飞疾离去。

“太乙环”大喝一声：“快追！”哪知他们还未起步，突然脑后飞来数道劲风，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块巨石分向他们三人袭来。

“太乙环”推出一掌，将巨石震落，正要追赶，又是一声“着打”！他再次暴闪三步，回头一看，影子也没有，不由暴跳如雷。

他听出刚才说话的声音是另一个少女，但却不是刚才抢去那童子的少女，就这一拖延，那抢人的少女早已不知去向。

且说那少女挟着那个受伤的童子，向一座高峰上疾掠而去。这卧龙岗本是嵩山的余脉，少女径奔嵩山一个覆有皑皑白雪的峰头。

而另一个少女，也在后疾追，不大工夫就赶到了，那抢人的少女道：“小青，他们没有追来？”

小青道：“他们向相反方向追去了！小姐，你认识他么？”

小姐道：“救人是我的天职，为什么一定要认识？”

小青微微一笑，再没说话，两人来到嵩山的中峰顶端。

嵩山共有三峰，西峰名少室，即少林寺所在之峰；东峰太室，中峰峻极。这正是峻极巅峰。

峰上一片银白，积雪数尺，寒气彻骨，那小姐把他放在雪地之上，问道：“你是哪一派的人？叫什么名字？”

那童子道：“我的门派……怒难奉告……我叫……令狐欧阳……”

小青哼了一声，道：“小姐，他连门派都不肯说，分明是瞧不起你，你何必救他？”